

史詩式長篇小說

「四卷本」之第二卷

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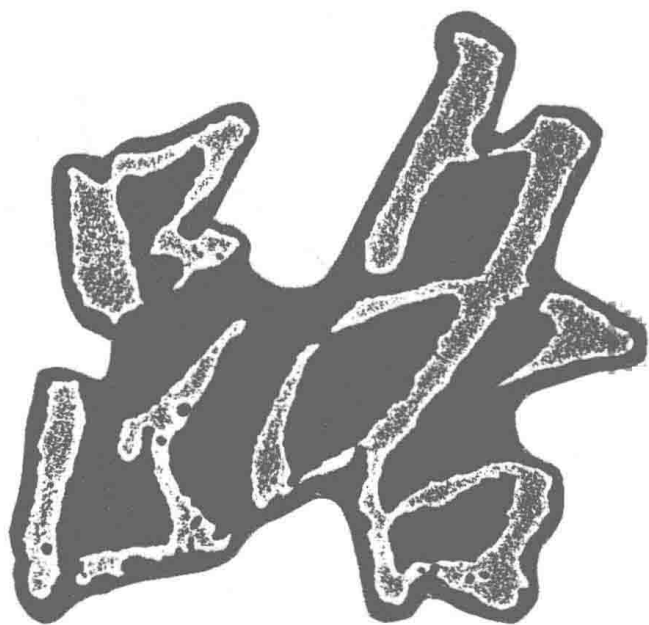
◎ 向明 著

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
(1949 — 1978)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 屈原

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

史詩式長篇小說



——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

(1949—1978)

【四卷本之第二卷】

向明著

《路》（四卷本之第二卷）

作 者：向 明

責任編輯：孟 潞

封面設計：言 雨、向 明

插 圖：言 雨

光碟開篇製作：聽 風

光碟開篇英語翻譯家：（美）黎安文博士、（美）Mr. Henry Wheatcroft

責任校對：邱 華

出 版：香港文藝出版社

Hong kong Literary & Artistic Press

電 話（傳真）：（00852）2576-9041

電 郵：wongheungming1@hotmail.com

國際書號：ISBN 978-988-15099-9-4

印 數：1—1500 套（四卷本。附配樂、配畫及字幕之中英雙語朗誦光盤）

四卷字數：2，382，245 字

定 價：每套 HK\$ 888 元 RMB¥698 元 台幣：

承 印：香港光健印刷有限公司

K&K(H.K.) Printing Co. Ltd.

版 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第二次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 錄

第 八 章 紅牆內外

- (一) 中南海悠悠八百年·····001
- (二) 紅太陽從「菊香書屋」升起 ····· 005
- (三) 「毛始皇」縱論天下·····015
- (四) 癡情女望穿秋水·····037
- (五) 劉步雲漫遊東安市場····· 052
- (六) 風雷一夜蕩花街·····064

第 九 章 柳暗花明

- (一) 劉氏庭訓·····111
- (二) 妻子兵法·····145
- (三) 初生疑竇·····174
- (四) 順藤摸瓜·····196
- (五) 姊弟情深·····239
- (六) 老來得女·····260

第十章 何以報國

(一) 中國的白求恩大夫.....296

(二) 兩小無猜少年時.....334

(三) 徒有一顆報國心.....362

第十一章 狗肉盛宴

(一) 眾夫人閒話家常.....395

(二) 朝鮮半島的「三八線」.....411

(三) 群英冷諷諸軍閥.....439

(四) 狗肉宴行「酒壇掌故令」.....448

第十二章 韓戰風雲

(一) 齊振飛送子上戰場.....499

(二) 彭大將軍臨危受命.....522

(三) 金日成屬鼠實爲鼠.....543

(四) 歸國戰俘血淚史.....566

第十三章 燕園風光

(一) 未名湖遐思.....608

(二) 中華聖雄——馬寅初.....639

(三) 學界泰斗之風.....673



第八章 紅牆內外

- (一) 中南海悠悠八百年
- (二) 紅太陽從「菊香書屋」升起
- (三) 「毛始皇」縱論天下
- (四) 癡情女望穿秋水
- (五) 劉步雲漫遊東安市場
- (六) 風雷一夜蕩花街

「毛始皇」的起居飲食、癖性愛好；新君召見劉步雲等民主人士；開國君主縱論天下；金口玉言拯救了民主黨派；劉步雲心目中的「毛始皇」與周恩來；劉步雲的抉擇：「永遠跟著毛主席」；「東安市場」之遊；一夜風雷除妓院；劉步雲智破戒嚴令。等等。（註：本章對毛澤東志趣癖好、生活細節的描述均以揭密的史料為據。其言談議論大多是他本人的原話。）

(一) 中南海悠悠八百年

中南海興建至今，已悠悠八百餘年，歷盡了金、元、明、清、民國、共和，四朝兩代的風雲變幻和滄海橫流；目睹了八個世紀神州大地的群雄逐鹿和人世滄桑。

它是金朝的離宮，元朝的皇宮，明、清兩代的行宮和御苑，民國初期的總統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中樞。

中海關於金代，南海鑿於明初。清代，它與北海統稱「西海子」又名「太液池」。總面積為 1500 畝左右，而水面即佔 700 餘畝。苑內湖光水色與殿閣樓台錯落其間。其中瀛台、靜谷、紫光閣、懷仁堂、流水音、海晏堂、豐澤園等，或以景色之清秀飄逸稱著，或以建築之氣勢雄偉聞名，乃中國園林藝術之極品。清·施閏章之七律《西苑曉行》讚曰：

新蒲古柏曉陰陰，太液昆明接上林。

翡翠層樓浮樹杪，芙蓉小殿出波心。



人歌鳧藻衣冠會，水奏簫韻鼓吹音。

欲望天顏真咫尺，露臺回合彩雲深。

遼金時期，北海及中海原是一片窪地，後引入玉泉山水而成淺泊。公元 1153 年，金朝遷都燕京，在北海及中海一帶修建離宮——大寧宮（註：後稱萬甯宮），並把宋都汴梁（註：今開封）「艮嶽」園中的太湖石運來堆疊假山，構成景區。全盛時期稱為「西苑太液池」。

公元 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佔領北京，下令在萬甯宮重建大都（註：首都）。於是大興土木，壘土為山。山成而海愈闊，海成而天愈高。施工歷時二十年，遂為元朝之皇宮。

公元 1368 年，明軍攻入大都，元朝覆亡。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改大都為北平，封四子朱棣為燕王鎮守。燕王府即設於元代太液池中之隆福宮。公元 1403 年，明成祖朱棣繼位，決定遷都燕京（註：今北京），並另建皇宮，即今日之紫禁城。太液池則被改建為西宮，從此風光不再，且逐漸變成了「冷宮」。明景帝朱祁鈺被廢黜時，便幽禁於此。

明初開挖南海，壘建了一座四周環水的孤島——瀛台。從此太液池便有了北海、中海和南海。「三海」由池上兩座大橋隔開。金鰲玉蝀橋（註：今北海大橋）以北為北海。蜈蚣橋以南為南海。二橋之間為中海。有詩為證：

百尺長虹臥碧波，菰蒲兩岸曉煙多。

水風吹綠不知暑，白日藕花香裏過。

清朝以中南海為行宮及御苑。康熙、雍正、乾隆等幾代帝王均曾在此處理國務，接見使節，嘉賞戰將，歡宴群臣。順治年間，每年陰曆七月十五，都舉辦「盂蘭盆會」，數千盞荷花彩燈隨波蕩漾，流光萬點，蔚為奇觀。

民國初年，中南海沿歷代之遺風，也成為我國政治舞臺的中心。袁世凱、黎元洪、曹錕的總統府，張作霖的大元帥府，北洋軍閥政府的國務院等等，都設在中南海。國民政府時期，何應欽的「北平軍分會」、李宗仁的「北平行轅」、傅作義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也均在此安營紮寨。

北平解放後，中南海立即被選定為中共的大內禁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都設立於此。中共頂級人物及其寶眷也聚居其間。

無數利民、害民，興國、敗國的決策均在此醞釀、炮製、公佈和下達。它像蛛網一般延伸、擴大、密佈和籠罩著神州大地的每個山川、每個角落；支配、操縱、遙控和鉗制著炎黃子孫的每個腦細胞、每根神經。

中國人民因此而能昂首挺胸，豪氣干雲，巋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人民



也因此而反目成仇、骨肉相殘，慘遭人類史中空前的浩劫。無數慷慨激昂的頌歌，夾雜著無數飲恨吞聲的哀號，在晴天萬里，雷電交夾的蒼穹，歡唱、悲號、回蕩、飄零……

中南海變成了一個令人高山仰止或者魂飛魄散，神秘肅穆或者陰森恐怖的人傑與鬼雄雜居的「殿堂」。

這樣一個主宰著億萬生靈命運的統治中樞，其進駐、清理與保衛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葉劍英，命令北平市糾察總隊司令員張明河說：「你一進城，首先把中南海控制起來。」

1948年12月下旬，葉劍英宣佈，中共中央臨時決定，華北軍區步兵學校改建為北平市糾察總隊。步校政委張明河任司令員。飭令各機關、部隊、團體必須服從該隊指揮。可見糾察總隊地位之高，權力之大。按照葉劍英的說法，該隊大體上執行「憲兵」的任務，即確保全市特別是重點地區安然無恙。

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不搞『憲兵』。『憲兵』叫國民黨搞臭了。但是『憲兵』的任務還是要去執行的。」

所以「北平市糾察總隊」是一支不稱為「憲兵」的「憲兵」隊。全體隊員都是排以上幹部，上穿幹部服、下著棉馬褲，佩戴解放軍胸章和糾察總隊臂章。領口兩邊各有刻著「糾察」二字的銅牌一塊。在萬千軍裝破舊的解放軍戰士之中，委實顯得威風凜凜、獨樹一幟。

它是第一支開進北平的部隊，也是第一支進駐中南海的尖兵。

一天，中共中央社會部負責人齊燕銘通知張明河，李得勝（註：毛澤東之化名）將入住中南海。張明河大吃一驚，急道：「這中南海一百多年沒好好清理過。兩千多間房子，大都破爛不堪，蚊蠅成群，垃圾如山。兩海的淤泥深可沒人。湖水更是臭氣沖天，髒得跟污水池一樣。湖裏有沒有炸彈還成問題。不徹底清理，怎麼能讓李得勝住？」

於是由幾支部隊組成的聯軍，便打響了中南海的「清理戰」，決心讓太液池以嶄新的面貌，迎接它的「新君」。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踏上了北平的大地，在西苑機場檢閱完部隊之後，並沒有立即下榻中南海，而是把黨中央暫時設在京郊的香山。為了保密，用「勞動大學」作為代號。

香山峰高林密，不僅風景怡人，更是軍事重地。主峰「鬼見愁」乃北平的制高點。中共中央進駐後，修建了高射炮陣地，以策安全。



毛澤東住在素有「香山園中之園」之稱的「雙清別墅」，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則住在香山寺。直至 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澤東才率領御前文武群臣，離開香山，陸續進住中南海。

中共大內於是正式定位。毛澤東的「御林軍」——中央警衛團也接管了糾察總隊的中南海防區。

北平是華北重鎮，國民黨特務組織多如牛毛。據統計，共有 114 個單位，約 8500 個職業特務。加上周邊和掩護，計有一萬六千餘名特工。此外還有不少外國間諜。他們無時無刻不虎視眈眈，企圖暗殺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中央警衛團任務之艱巨，責任之重大，絕非一般部隊可比。

中央警衛團由中共中央軍事警衛營和中央教導大隊於 1942 年合編而成。葉劍英在成立大會上，形象地把它比喻為中共中央的「鋼盔」部隊。言簡意賅地闡明其唯一任務，就是作為中央首長的「鋼盔」，確保他們的絕對安全。

當今世間知道中央警衛團的人少，知道 8341 部隊的人多。事實上中央警衛團的確曾一度稱為 8341 部隊。其招牌之大，名稱之響，遠遠超過其正式名稱——中央警衛團。8341 之所以聲名大噪，家喻戶曉，原因之一，是這幾個普通數位的組合，給世人留下了撲朔迷離的疑團。有關它與毛澤東的傳說，比比皆是，神乎其神。今擇其二，以饗讀者。

一曰：毛澤東之「陽壽 83 年，執政 41 載」。二曰：秋收起義時毛澤東的漢陽造步槍之編號為 8341，毛澤東視如珍寶，而「搶杆子裏面出政權」的名言，即由它而始，云云。

事實上中央警衛團的番號確也幾經更迭。第一次使用的番號是總參謀部 1953 年的統一編號：「總字 001」。及至五十年代末改為「3747」部隊。直到 1964 年前後，始用「8341」的番號。據稱這番號原是總參部隊的一個軍用倉庫，後被撤銷。於是總參謀部便將「8341」給了中央警衛團。因此，「8341」這個番號並非民間傳說的那般神秘。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 8341 部隊推上了它生命的頂峰。那時，它如日方中、氣貫長虹。衛士們像欽差大臣一樣，被派到聖上認為「龍蛇混雜、烏煙瘴氣」的機關、單位或部隊去撥亂反正、收拾殘局，用溫和或殘酷的手段安撫、綏靖、平定、鎮壓，使它們一一歸順降服，老老實實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正確」軌道上來。他們手持尚方寶劍，自然無堅不摧，屢建奇功。

後來，文化大革命鬧得天下大亂，人神共憤，它不得不偃旗息鼓。8341 部隊這才不再行走偏門，重撈「正道」。



中央警衛團的歷史功過姑且不論，其成員卻都是萬裏挑一，對毛澤東、黨中央赤膽忠心，誓死不二的勇士。它是一支兵強將勇、裝備精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熊羆之師。在世界各國的警衛部隊中，亦堪稱翹楚。故此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領導人雖也經歷過幾次險情，但均能化險為夷，安然度過，從未發生過一起重大事件，實為世所罕見。

中南海門禁之森嚴，遠勝當年的紫禁城。毛澤東的周圍有貼身侍衛，即所謂「內衛」的保護。而「外衛」則以毛澤東的住地為中心，環形向外幅射，伸延遍及中南海的每個角落，在隱蔽的哨站內，等距警戒。

在這樣一支神勇無敵的禦林軍護衛下，毛澤東在中南海的「菊香書屋」裏，大可高枕無憂了。

（二）紅太陽從「菊香書屋」升起

毛澤東慢慢睜開了眼睛。然而在這個被億萬草民頂禮膜拜，溢美歌頌為「紅太陽」的巨人，周圍卻是一片黑暗。因為他臥室南北牆上的四扇玻璃窗都掛著厚厚的窗簾。而這些御用的帷幕，都是由一層黑布再加一層紫紅絲絨縫合而成，厚實而嚴密，不透一絲光線。如此他便可不受「世界時」（註：格林威治時間）或「中國時」的約束，而按其本人特殊生物鐘的擺動，晝夜混淆，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習慣和喜好的方式生活了。

毛澤東對別墅情有獨鍾。全國各地抬慣轎子、拍慣馬屁的大小「清官」或污吏，誰個不曲意迎逢、投其所好。於是在遼闊的神州大地上專門為他建造了五十餘所各式各樣的宮闈。僅僅北京一地就有五所。雖則大部分他從未駕臨，然而各級臣僚也表足了其「血淋淋的忠心」。這些行宮固若金湯，可以防槍、防炮，有的甚至可以防核彈。其周遭的山嶺、湖泊和海灘都是戒備森嚴的禁區，專供他獨自享用。儘管如此，他後半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中南海的「菊香書屋」中度過的。這裏同樣有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安全、舒適和寧靜。

習慣裸睡的他，移動了一下赤條條、碩大而略顯肥胖的軀體，讓自己的臥姿舒服一點。然後便帶著「哼哼」的聲響，一連作了幾次深呼吸，把殘存的睡意連同胸中的二氧化碳一起驅逐出去。

他扭開電燈。大如籃球場的臥室，佈置並不豪華，只有幾件簡單、實用的西式



家俱，顯得空曠而孤寂。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張特製的巨型臥榻——大如一張半加大碼、西方人稱爲「帝王型」(註：king size) 的雙人床。它堅如磐石、牢不可破，經受得住任何劇烈的顛簸、騰躍和衝撞。據說，這是與他形影不離的隨身一寶，外出視察必由專列運載。就是遠赴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時，也要隨行運到。

他的另一塊寶——夾滿了紙條的書籍，佔據全床的三分之二。他愛看書已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他認爲：讀書治學絕無捷徑，秘訣只有兩條：一是惜時，二是刻苦。故此，飯可以少吃，覺可以少睡，書則不可以不讀，而且要鑽進去，深入角色，再爬出來。由是觀之，床上堆書，垂手可得，乃是實現他上述至理名言的不二法門。

眠床餘下的三分之一部分，才是他睡覺和行樂之處。外側床腳均用木塊墊高三寸，以防翻身時不慎墜地，同時也容他在縱情淫樂時，充分施展各種姿勢和花樣而毫無倒塌之憂。在這方面，他也不愧是人中之「龍」。儘管他的右睪丸沒有降到陰囊，也不在腹股溝，而是藏於體內的所謂「隱睪」，然而這對他的性慾情潮以及生育力非但毫無影響，反而使他具有雷霆萬鈞之力，足以橫掃跨下千姬。

他喜歡女人，非常非常喜歡。他曾對「採花老手」高崗直言不諱地說，沒有性生活的日子，他最多能夠維持四十天。

他和第二任妻子楊開慧(註1) 婚後不久，就有了兩位女友，其中一個還是楊開慧的表妹。溫順、嫻淑的楊開慧無可奈何地寫道：「……我漸漸能夠瞭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沒有缺陷的人，一定有兩種表現：一個是性慾衝動。一個是精神的愛的要求。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

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是身經百戰的雙槍女將，與溫文爾雅的楊開慧迥然不同。她性格暴烈，醋勁驚人。當她得知毛澤東與女演員吳莉莉同床共枕時，馬上衝入房中，舉起手電筒就照他頭上亂打，一邊大聲叫罵：「龜孫子，你膽敢跑來跟這個資產階級臭婆娘睡覺！」接著又撲向吳莉莉，抓臉，扯髮。

諸如此類的「桃色新聞」不勝枚舉。登基之後，他當然變本加厲，爲所欲爲。

1953年7月9日，解放軍總政治部簽發了爲中央警衛團選拔女文工團員的決定。膽大如斗的彭德懷一語道破說，這是「選妃」。漂亮的女團員便成爲供毛澤東耍樂的「紅色應召女郎」。官員們在他各地的別墅或下榻之所也都配備了合其胃口的護士、服務員或其他名目各異的美女，供他盡情享用。至於被他橫刀奪愛的有夫之婦、最後在龍床一側爲他送終的列車員張玉鳳更是眾所周知的毛氏「N奶」。(註2)

除了尋歡作樂，毛澤東對於「采陰補陽，延年益壽」之說的篤信程度也與日俱增。因此，他年事越高，其床伴的人數就越多；年齡則越小；文化水平亦越低。人



數多則嘗盡百味；年齡小則細嫩柔滑；水平低則易於誘騙。他對女人的研究果然深刻透徹，入木三分。

一位幸蒙寵召的少女餘味無窮地回憶道：「主席真偉大。樣樣都大！真使人陶醉。」

大內總管、御林軍統領汪東興也無限感慨地說：「主席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興趣和幹勁兒？！」

至於進京之後就被打入冷宮的江青，更是牢騷滿腹、一語道破地嗔怨道：「主席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誰也搞不過他，連斯大林都自愧不如；在男女關係上，也是誰也搞不過他。」

如此種種，都從旁印證了這位自詡為「生性叛逆的山大王」那句：「我不是聖人，也不想當和尚」的肺腑之言。

1974年9月，毛澤東顛顛悠悠、東歪西倒勉力站在長沙別墅的客廳門口，恭迎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伊梅爾達。那時他已是油盡燈枯、半截入土，就要「去見馬克思」的八旬枯木了。不過，當菲國第一美女赫然現身時，那「枯木」立馬「逢春」，「老而」即刻「彌堅」。俄爾，又愕愕然目瞪口呆。雙眼凸出如金魚，口角流涎似野狼，十足一副色中餓鬼模樣。當伊梅爾達微笑著伸出玉手時，色迷迷、淫蕩蕩的一國之君竟然沒有禮貌地去握，而是基於條件反射，本能地抓起那隻纖纖秀手狂「啃」不已，不僅丟光了中國人的臉，也適足可見他的「色心」與「霸心」一樣，至死不休。

他按了一下床頭的電鈴。鈴聲在值班室內響起。毛澤東的貼身衛士值班時，分正班和副班各一名。正班護衛毛澤東，不准合眼。副班侍候江青，可以打盹。那天是衛士小李值正班。他一聞鈴聲，便立刻跑進毛澤東的臥室。

「主席，您醒了。」小李見毛澤東精神飽滿，高興地說。這個來自江西的衛士，質樸敦厚、皮膚黝黑。健康紅潤的兩頰，酷似年畫中騎鯉小兒的蘋果臉蛋。強壯結實的身體散發出一股令人倍感親切的鄉土氣息。如果脫下一身整潔俐落的軍裝，你一定以為他是赤著腳板，長年在烈日下辛勤勞作的農家子弟。在他單純得可愛的腦子裏，只有一個願望，一個信念：誓死保衛毛主席，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奉獻出自己的一切。

他眉開眼笑地說道：「主席，您今天精神特好！」

「是啊，自我感覺也特好，哈哈……現在幾點了？」毛澤東極少戴錶，故有此一問。接著他點上預先掰成兩截的半枝香煙，美美地吸了兩大口。

「下午三點半。我侍候您睡的時候是早上八點。足足睡了七個半鐘頭，真棒！」



小李由衷的喜悅，從他的語氣中自然而充分地流露出來。他一邊說著，一邊為毛澤東穿上浴袍。

毛澤東歷來號召全黨、全國發揚「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身為共和國主席、一國之君主，他自然要帶頭成為全國人民的最高楷模。因此這件穿了多少年的浴袍上面打著十幾個補丁。然而須知，這些補丁卻非比尋常，都是專門送到上海，請最高級的師傅精心織補的，一塊補丁的費用，遠遠超過浴袍本身。帝王身著如此的「百補衣」，也是一種心理的滿足和另類的享受吧。

穿好浴袍，小李把枕頭拍鬆，斜放在床頭，然後讓毛澤東舒舒服服地靠在上面。毛澤東隨手拿過倒扣在書堆上的《宋書》。

他好讀成癖，已到了手不釋卷，飲食不思的境地。一睜眼就得看書，這是他的日課。他酷愛在江河湖海中戲水，更熱衷於在書籍黃卷的海洋中暢游。書在他的眠床、臥室、飯桌、辦公室乃至衛生間都彼彼皆是，信手拈來，便可開卷。

在他豐富的藏書中，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寥寥無幾，少得可憐。數之不盡的是中國歷代史籍。幾千年改朝換代、篡位奪權的慘烈鬥爭，為他提供了最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是他鑽研傾軋之道的明燈，修煉統治權術的聖經。那些史實和教義，他雖早已融會貫通，並逐一付諸實踐，卻仍是他不可一日不再讀，不可一日不重溫的。

他兩眼不離《宋書》，微笑道：「小李啊，你按摩的手法很好，讓我很快就睡著了，功勞不小啊！誰說小兵卒子不能創造奇跡，今天你不就創造了一個麼！」

「如果主席喜歡，我願意給您按摩一輩子。」小李清澈、明亮的眼睛裏閃動著喜悅的光芒，「按到頭髮鬍子全白了，按到直不起腰，走不了路。您睡好了，就是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也是我最大的光榮！」

「你們大家都唱，說我是『紅太陽』。你成天離我這麼近，不怕烤糊了嗎？」毛澤東打趣道。

「別說烤糊了，就是烤焦了，烤成炭，烤成灰，只要是為主席服務，我也心甘情願！」小李激動地說，兩眼閃爍著晶瑩的淚花。

這是一個普通戰士發自肺腑的心聲，而非那些溜鬚拍馬者虛情假意的頌歌。偉大統帥也不禁動容了。他抬頭慈愛地望著小李，心中湧起不少感慨。

自古帝王多孤獨。毛澤東不僅絕不例外，而且一生都很少長久領略過連普通百姓都能享受到的愛情、親情和友情。

他對徐娘半老，猶尚多情的江青已經厭倦。「情愛」既逝，自然恩斷情絕。他早已忘記，為了眼前這個曾經和四個男人結過婚或同過居的殘花敗柳——江青，自己曾經幾乎和整個中共中央政治局鬧翻。現在此婦既已人老花黃，毫無魅力，毛澤東



對她當然不存愛意。雲散高唐，水涵湘江，二人之間殘留的，僅僅是一種名份，一種法律上的關係而已。兩人早已分房而睡，異床異夢多時了。在「菊香書屋」的三間大北房中，毛澤東自住東間，把妻子打入「冷宮」——謫居西間。中間有飯廳相隔。不蒙聖允，她只能獨守空帷，不敢輕易踏足丈夫的內寢。

伴君如伴虎。何況這位君王是素來直言不諱，自認渾身「虎氣」的毛澤東。潑辣、刁蠻、傲慢、暴虐如江青者，也得咬牙切齒、忍氣吞聲。對於毛澤東走馬燈似地更換性伴侶，她自知美人遲暮，難與匹敵，唯有睜隻眼，閉隻眼，或者睜大兩眼，怨天尤人，獨自垂淚，卻也不敢怒，更不敢言。

及至文化大革命，她再也按捺不住一個苦守活寡近二十年的老女人那種強烈慾望的飢渴，遵循夫君毛澤東「造反有理」的偉大教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來一個「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她注射大量雄性荷爾蒙以激發自己奄奄一息的性功能，同時眷養一群面首（註：美男子。引申為男妾、男寵），采陽補陰，縱情淫樂，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都妖后」。

如此一來，夫妻二人終於打成平手，互不相欠。

古人云：「淫人妻女者，其妻女必為人所淫。」這大抵是天理輪迴的因果報應，也是毛澤東「愛情」淒慘的荒塚吧。

至於「親情」，不知是因為胸懷世界，無暇他顧，還是熟視無睹，莫不關心，毛澤東對於自己的子女也很少表現出老牛舐犢的眷戀。

賀子珍為他誕下的女兒嬌嬌（註：李敏）在保育院裏長大。別的小朋友每天都有父母接送，唯獨她總是一個人待在空曠、寂寥的大院子裏，孤苦伶仃，舉目無親。可憐的她，幾乎沒有父母和家庭的概念。成年後，她曾平靜卻又不無哀傷地對朋友說：「那時候，我是個不是孤兒的『孤兒』。」

毛澤東也很少和其他子女見面，傾談的機會更為罕見。報刊上有關毛氏家族和樂融融的報導及照片，只不過是對他的粉飾與美化而已。生活中不知多少年才能見到一次。

他也沒有真正的朋友。無法體味「友情」的溫馨和偉大。中共大肆宣傳的那幾個所謂「親密的戰友們」，也大都只有公務聯繫，很少私人交往。更有甚者，他們最後幾乎一個個都被他無情地活活整死。

落落寡合，偶影獨遊，瑩瑩孑立，形影相弔。這恐怕是古今中外，歷代帝王共同的悲劇吧。

既與家人、親友慶吊不行、若即若離，他的交談對象大多是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貼身護衛——中央警衛團一中隊的戰士們。



這些衛士，毛澤東明令有關部門必須從全國各地招募。每省一二人。這些萬裏挑一的年輕戰士，善良、憨厚、簡樸、勇武，對毛澤東忠貞不渝、奉若神明。他們除了保護「聖上」的人身安全，照顧他的起居飲食之外，還有一項額外的重要任務，就是把家鄉的情況向他作口頭或書面報告。如此他對全國各地的情況便有了真實和具體的第一手資料。如此，真可謂是一舉三得。

毛澤東倒是十分關心他們：親自指導他們學習，有時還批改他們的作業，保送他們上「幹部業餘完全中學」，以便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他經常興致勃勃地和他們閒話家常，談論他們的對象，不時為他們出謀劃策，甚至代寫情書。他的衛士長李銀橋與他女兒李納的保姆韓桂馨結為連理，月老正是毛澤東本人。因此他們對毛澤東崇拜敬畏之餘，又飽含著對父輩的尊重與親近。衛士小李就是以這種感情對待毛澤東的。

衛士們，乃至中共中央高層最擔心毛澤東的兩個問題：其一是失眠。

毛澤東自稱與張之洞一樣，「起居無時，飲食無定。」

他是世界一代奇人，其生物鐘自然與凡夫俗子大相逕庭。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常規運作對他毫無意義。他的行動絕不受此限制，也絕不循此運轉。他是晝伏夜行的哺乳類動物。他的睡眠時間，與他對待自己的國家和子民一樣，既無一定規律，更不受任何控制，而是隨心所欲，一意孤行。他有時睡上四五個鐘頭或十二三個鐘頭，有時又連續二十四個小時甚至三十六個小時不睡。變幻莫測、難以逆料。這種生物鐘不循規律，經常造反的情況，使他雖然服食了幾十年的安眠藥，卻還不時會有搗枕捶床、無法成眠的痛苦。

哪天他若能美美地睡上七八個小時，就是普天同慶的大喜事。衛士們有時還會因此湊錢買糖，以示慶祝。

今天克奏膚功的小李當然更是欣喜欲狂了。他等毛澤東在枕頭上靠定，便遞上一杯熱茶。毛澤東不好刷牙，偶一為之，也不用牙膏而用牙粉。平時大都只用茶水漱漱口，涮涮牙垢，就算對自己一口黃牙多少有個交待了。醫生們勸他說，刷牙有益健康。他反問道：「老虎不刷牙，為什麼牙齒那麼銳利呢？」妙語驚人！任憑你是什麼專家、教授，誰個不張口結舌，呆若木雞！

毛澤東一如古代帝王，洗臉、擦身、穿衣、梳頭、穿鞋、脫襪等等都要人侍候。小李待毛澤東漱完口，便興沖沖地跑進衛生間，擰了一條熱毛巾，輕輕地為手不釋卷，專注披覽的毛澤東擦臉。面部做完「小掃除」，毛澤東便益發顯得神采奕奕了。

小李大受鼓舞，忽發奇想，低聲問道：「主席，咱們擦擦身子好不好？」

「這個建議蠻不錯嘛！」睡了一個好覺，毛澤東的興致自然很高，「咱們就破個



例，大白天也給這副臭皮囊來個大掃除吧。」毛澤東素來覺得洗澡太浪費時間，因此，在入住中南海後，除了游完泳稍帶沖沖身子外，極少洗澡。一般都是在晚間審批文件，捧卷閱讀或與人聊天時，由衛士爲他用熱水擦身。兩人各自忙碌，互不干擾。

「主席，我看您也該理個髮了。」小李爲毛澤東擦完身，興猶未盡，又進諫道。

「你是得寸進尺啊，小鬼。」毛澤東笑了起來，他討厭洗頭，卻喜歡享受理髮師給他篋頭的快感，「好吧，今天索性來個完全、乾淨、徹底……平時粗服亂頭也就罷了，今天我要見幾個客人，還是修修邊幅得好。」說著便放下書，抬起胳膊，任由小李幫他脫下浴袍，把衣服穿好。

小李不知毛澤東要會見什麼客人，於是問道：「您穿皮鞋還是布鞋？」

「不是公開場合，也不是外國使節，穿布鞋舒服點兒。」毛澤東答道，信手又拿起方才放到床沿上的線裝書。他在床邊坐定，叉開兩腿，等著小李給他穿上鞋襪。

小李拿過襪子和布鞋。

「怎麼是新鞋？」毛澤東詫異地問。

「原來那雙太舊了。鞋底太薄，會硌腳。這雙新的，小袁穿了三天，已經給您穿軟和了。」小李胸有成竹地說，「保證不夾腳，特舒服。」

「那就好。『穿小鞋』可不好受啊。」毛澤東頗有感觸地笑了笑。——他被人穿過多次「小鞋」，給人穿過更多次「小鞋」，自然深諳個中滋味——他抽了兩口煙，又看起書來。他喜歡穿布鞋，但新鞋總會擠腳，所以一定要讓腳碼與他相同的衛士，先穿一陣，等到踩得鬆軟舒適後，他才肯穿。小李爲他穿好鞋襪，毛澤東站起來試了幾步，新鞋果然舒服合腳，滿意地笑道：「好，好。可以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咯。」

「主席，我這就去叫王鬍子來給您理髮。」小李熱心地說。

「別忙，飢不洗頭，飽不服浴嘛。」毛澤東笑道，「肚子鬧革命啦，先解決它吧。」

毛澤東的特大臥榻旁邊放著一張木製方桌，辦公、吃飯兩用。小李通知廚房開飯後，回來把桌上的文件和書籍疊好，放到一邊，鋪上桌布，擺好碗筷。毛澤東通常一天只吃兩頓，早點與午飯合二而一，晚餐時間與常人的夜宵相近。他既是「飲食無定」，廚房就得時刻待命，餐飲隨叫隨到。

中南海首長食物的檢查制度，極其繁複而嚴謹，大都學自蘇聯，而又發揚光大。警衛局下設供應站。各種鮮蔬瓜果、魚肉蛋乳，從「巨山」特供農場運來之後，先由生物化驗室分析其新鮮程度及營養成分，再送到毒物化驗室，測試食物是否含毒，烹調過後，還要由嘗試員先吃一定數量，以確保對首長無害，所謂「嘗味道，保安全。」這種更甚於封建帝王的食物檢驗制度，雖然勞民傷財，卻是行之有效。毛澤



東從來無須爲食物中毒擔憂。

這頓御膳並不奢侈，較之過往帝王的非百餚不食，簡樸得多，倒是與一般中戶人家相仿。上的是四菜一湯：一碗東坡肉、一盤清蒸魚、一碟炒油菜和一個素炒朝天椒，外加一鍋清燉雞湯。

湘人嗜辣，而他自幼在老家韶山又吃慣了肥肉，所以一生都是無辣椒不喜，無肥肉不歡。自古文人武將大都嗜酒如命。可是這位空前的文豪與大帥卻滴酒不沾，因此席間並無佳釀佐餐。他吃飯全然不像他講話那般慢條斯理、一板三眼。而是踴躍潑辣，一蹴而就。這天他吃得津津有味。轉瞬間就平息了五臟廟中革命的喧囂。

飯後，毛澤東走出臥室，經過有名無實的飯廳，走進了庭院，背著雙手，在深秋時節依舊鬱鬱蔥蔥的古松柏間漫步。院內有棕櫚樹和無花果各兩盆，分放在路徑的交叉處，爲這清幽的院落平添了幾分古樸的雅氣。

秋高氣爽，日漸西斜，忽聽得遠處幾聲雁鳴。舉目遠眺，只見一群歸雁排成「人」字，悠然南翔。大雁橫天，是爲秋也，秋是詩的季節。唐·劉禹錫《秋詞》中「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的詩句便在他的腦中縈繞、盤旋，繼而又撩起了他胸中的詩情洶湧。他似乎已經攫住了心中詩的精靈，不料腳下一歪，身子一晃，雖然馬上站穩了身子，但那來去無縱的詩情畫意，也隨著這一歪一晃而煙消雲散了。

這時小李早已一個箭步衝了過去，扶著毛澤東，焦急地問道：「主席，沒礙著腳吧？」

「沒有。唉……」毛澤東長歎一聲，悻悻然答道，仍在爲那一閃即逝的靈感深感遺憾。他搖頭喟歎道：「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唉……」

只有小學程度的小李自然不知道這位大詩人的腦子裏，究竟是什麼想法在打著轉，於是說道：「這地面剛鋪好，不太平整。我馬上叫人來修。」

毛澤東沒有回答，意興闌珊地回到臥室。理髮員王惠早已在那裏恭候了。

王惠見毛澤東緩步走了進來，熱情地叫道：「主席，您好！」

「你好，王鬍子。」毛澤東答道。接著點上半枝煙，拿起剛才披覽的《宋書》，逕自坐到王惠早已安放妥當的高背籐椅上。毛澤東喜歡坐在這把椅子上理髮。可是他的「大警衛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認爲，讓堂堂一位國家主席坐在這樣一把椅子上理髮，實在有失體統。爲此他對警衛處處長汪東興大發雷霆，命令他給毛澤東修建一個理髮室，並從北京飯店的理髮室拉一把正正經經的理髮椅來。

然而，縱使軍令如山，汪來興卻並未執行。他畢竟是宮廷「錦衣衛」的總頭目，對毛澤東習性的瞭解遠較羅瑞卿爲深。因此他首先請示了聖上。不出他所料，毛澤